



卷九

打馬圖經

同尚因語錄

中吳紀聞

遂昌雜錄

甘澤謠

長懷錄

鐵園山叢談

說郭卷十九

打馬圖經一篇

宋李氏清照

号易安居士

惠即通通則惠所不達專即精精則惠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  
即郢人之運門師曠之聽離婁之明大至於堯舜之仁傑紂之  
惡小至於擲豆起繩中角拂其皆臻至理何妙而已後世之人  
不推奉聖人之道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  
遂止者多矣夫博者惠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惟喜博凡  
所謂博者皆就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焉寡未嘗不進者  
何精而已自南渡以來流離遷徙盡散博且罕為之然或宴未  
嘗忘於腹中也今年冬十月朔淮上驚報江游之自東走西自

南來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傍午絡驛莫  
知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江<sup>安</sup>泝流涉岩灘之際抵金華卜居陳  
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窓意頗釋然更長燭明奈此長夜何於  
是博奕之事講以且長<sup>行</sup>何葉子博塞彈棋近世惡傳者打拍大  
小猪窩挨鬼明<sup>胡</sup>昼數食聘快之數皆鄙俚不經見藏彈檮蒲双  
感融近斬廢絕選仙加減插閑太質暮任命惡所施人知巧大  
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独採選打馬特為閨房雅戲嘗恨  
米選囊絲勞于檢閱故能通者少難遇勅敵打馬簡要而若惡  
文未按打馬世人有二鍾<sup>一</sup>將十馬者謂之閑西馬一鍾惡將  
二十馬者謂之經馬流行既久各有面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

互有同異又宣和間人取二鍾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僥倖古意  
尽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余徃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  
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見輩看之不徃施之博徒寔定貽<sup>足</sup>繡好  
事使千万世後知命錄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紹興四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sup>有</sup>易安室序

打馬賦

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有<sup>百</sup>万十靚尊俎具陳已行揖讓  
之礼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愛<sup>博</sup>檮與蒲遂廢食寔博奕  
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奔驅驥綠疑穆王万里之行間列玄黃  
數揚氏五家之隊珊瑚佩響方驚玉鞞之敲落落星辰忽見連

錢之碎者乃吳江楓冷胡山葉飛玉門閉閉沙花草肥臨波不  
流渡似惜障泥或出入用其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伏羲正如  
涿鹿之師或望久高既復便即之夫或聲名數球便同癡叔之  
奇亦有緩、而歸昂、而去鳥道驚馳蟻封安叔崎嶇峻坂未  
遇王良踟躕鹽車難逢造父且夫丘陵云白雲在天心存恋豆  
志著鞭止蹄黃葉同異金錢用五十六米之間行九十一路之  
內明以賞罰覈以殿最運指麾於方寸之中央勝負於機微之  
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小藝士之末技望梅止渴稍蘇奔競之  
心登餅充飢小謝騰驤之志將蓋寔効故臨難而不回歆報厚  
恩故知攬而死退或啣梅速進已踰閑塞之難或買勇爭先莫

侯竅壘之退皆由不知止足自貽沈悔况為之不異事是見於  
正腔用之以誠義必合於天德、故繞床大叫五木皆盧淋酒  
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  
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時明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  
正當師表袁彥道之擲也錢曰佛狸之見如年死貴賤紛、尚流  
徒病眼驕驕雜錄耳時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誰能至千里但願  
將相過淮水

### 采色錄例

九碧油至蒹盆星有十六采

賞色

碧油 重五 寫行兒 堂印 梅花五

拍板兒 蒲盆星 黑十七 馬軍

靴楮 銀十 撮十

罰色 小浮圖 小娘子

散色 赤牛 黑牛 驢背 梭

大開門 正臺 筆葉頭 暮宿

大鎗 卓鶴 野鷄卷 八五

花羊 了角兒 條巾 赤十二

腰曲縷 飽餓兒 紅鶴 九二

小鎗 急火 胡十 蛾眉

夾十 平頭 撮九 拐九

妹九 夾九 了九 雁八

撮八 拐八 大肚 夾

白 川七 夾七 拐七

火筒兒 小甯 葫蘆頭

後葉鋪盆例當接在  
此後寫去

采色錫例四字寫  
低二字者後段方明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鈞聚錢置盆中臨時商量多寡從衆然不可過四五人類多則本來交錯多致喧鬧

既先設席豈但攫金便請着鞭謹令編將罪而火罰已沒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要繞床之大叫凡不從衆讓喧鬧者罰十帖之盆

本來例 用骰子三隻

比第擲謂本來如擲賞罰色即不得認作本來到飛

龍院真本來方許過如皂鶴是本來十三大鎗之類皆倚本來

公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赫冠之日定被去留汝其有始

有終我則無偏黨

下馬例

凡馬每十二疋用犀象刻成鑄或銅為之如不大錢樣刻其其文為馬文各以馬名刻之如驊騮之類或只用錢各以錢文為刻仍

雜采雜其文

須用當三錢以絕盜下之車

堂印

四潭花下人疋賞八貼如十二本采更下二疋

滿盆星

六潭花下六疋

賞六帖桃花重五

五潭下五疋賞五帖如五本采更下二疋

碧油

么潭花下四疋賞四帖

鴈行兒

三潭花下四疋賞四帖如

本來拍板兒

二潭花下四疋賞四帖如本來更下二疋

真本采下二疋承人真種

謂下次隨手擲司上賞

罰色無真種下

自擲賞色

靴植銀十

撒付黑十七馬軍榜全采各二下二疋賞二帖

別人擲自家傍本來撞各下上次擲罰采

小娘子小浮面各下二疋賞三帖

餘散采

下一疋

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報必深或再見而取十官或一門而列

三戟又昔人

君每有賜臣不必先以乘馬為秦繆公悔故並明解左驂而贈

之是也豐功重錫尔自取之予何厚薄焉

凡十次人未有本來上次人雖人難擲賞采不離賞擲

打馬例

凡馬局十一窩遇入窩而必賞既能據險一以當千便不打賞

一擲

後手者馬雖多亦不許行

凡陽數也故教九而立窩窩陰塗也故入窩而必賞既能據險一

以當千便可成功寡能敵衆者謝回後避必避先登

過關例

凡疊成馬十方許過函關谷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過自



至函谷關則少馬不許踰別人多馬

如前後有多馬不許後行俟多馬移動方許行馬數目即徐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汝其知乎方勒爭先千羈競轉得其中道旨以半塗如能疊騎先馳方許後來繼進既施簿効須少稍旌甄

甄別例

例半盆比疊足二十馬創飛龍院散采不得行直待自擲真本

采堂印碧油桃花重五鴈行兎拍板滿盆星諸賞采等及人別

人擲自家真本采上次擲罰未方許過 万馬無聲恐是銜校

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仗之時如能翠幔張油黃扉啟印鴈歸

沙漠花發武陵歌筵之小版初齊天際流星雙聚或受彼罰殊

益可行或旌已勞 或當謝事之時復遇出身之數語曰

隣薄家之厚也以此始者 以此終乎皆得成功俱無後悔打馬

打馬例

比多馬遇少馬點數相盈即打馬、數同亦許去便任再下

衆寡不敵其誰可當成敗有時夫復何恨或往而旋及有同虞

國之留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歎雪孟明三敗之恥好求

曹劌一旦之功其勉後而我不如棄

比打去人全槩馬謂二十五例半盆被打人出局如願再亦者許趙

臧皆張楚歌尽起助切定霸一舉而或方西隣責言豈可燈封

共慶既尚風不競因將全埒便同居便請著不須恣廐被打去

趙字另行依一格

万馬另行依一格

新集

全馬人願再下

虧乎一寔實敗此垂城久伏塩車方登峻坂豈期一彌遂失長  
塗恨群馬之皆空忿前功之尽棄但素蒙剪拂不棄駕駘願守  
門關在後驅策朔風驤首已傷去日之障泥恋主御恩更待明  
年之春草

倒行例

比遇行馬遇疊馬遇入窩許倒行

唯遠敵是求唯險是據後騎款來前馬及顧既將有馬為退亦何  
害語不云乎日莫途遠故例行而送施之

入夾例

凡遇飛龍院下三路謂之夾散來不許行遇諸夾來方米方許

行謂如六六公行路么么六行六路唯潭花亦是葉米如碧油行六路滿  
盆星行路一之類夾六細蒲矣

昔晋襄公以侯二陵向勝者李亞子以夾塞而興者福福倚伏其何

如可汝其勉之當取大捷

落壘例

比賞乘局下一路之壘謂不行不打雖後有馬到亦同落壘謂之

同處患難直待自擲諸潭花賞來本未真別人擲自家真本未傍別

人自家上次擲劉米次擲真撞傍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出飛尽為

例盆每飛一疋賞一帖

凜凜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駸駸遇伏忽驚穿壘之頭項羽之

驩兮悲不逝元德之騎兮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

例全盆

例盆例

凡十馬前到函谷關倒半盆在局人每添打去刑人全馬倒半盆全馬先到尚乘為細

蒲到倍盆在局人每添過賞乘局為麓蒲例一孟蒲整落馬飛尽同麓蒲

例一盆

瑤池宴罷騏驎皆歸伏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窮長路安用釋

鞭未賜弊常允宜報主驥雖伏櫪万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

千金不肯不棄定收老馬欲取奇駒既巨解驂請并三年之

賜如面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凡謂之賞帖者臨時商量用錢為一帖不過五錢多則重復難重

自擲真渾花賞采真傍本采各隨下馬正教謂下十馬賞十帖下馬帖十帖在局人皆

局供別人擲真傍本采隨手真傍撞上次罰采各隨下馬正教犯

事人供犯打得一馬賞一帖被打人供落整飛出馬一疋賞一

帖在局人皆供賞擲例

凡自擲請渾花賞采真傍本采打得馬疊得馬飛馬皆賞一擲

打馬面經全別人擲自家真傍本采上次擲罰采皆賞一擲

○○遂昌山樵錄一元鄭元祐字明德

南昌廉公請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

打馬五字另行

另行

致仕賞出其元平章公諱希憲像懷面白皙安蒲月冠巾團領袍  
手批孟子公嘗言先兄祀賢下士安如不及方於為中書平章  
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  
襁褓冠衣詩請見先兄亟請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  
生慷慨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也而兄簡薄之宋諸  
生寒士也而兄加礼遇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公曰是非  
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重輕劉整官雖尊貴  
其固以叛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葵不語彼何罷而囚  
之况今國家朝起朔漢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熄矣公  
之知識有若此哉

懷面白皙安數字疑有訛脫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料精嚴際遇理度  
兩朝一日謝后遣璫召至後門泣階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  
無泄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為吾具將兵由徂松關汝滅社  
稷后特旨令鄧南高峯頂為騰心章哀狀上帝已而黃頭先鋒  
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余年三十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天台人也時已九  
十餘為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  
時為承天寺行童兵駐寺前住山老僧集令某覘兵勢將自刎  
毋汙他人手行童遽標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  
莫敢前直令軍士趣召之將或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

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  
致意首住僧大驚而銀椅中生者房作礼笑問曰首座如何忘  
却那某固階時之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已  
借至方丈拜住僧錯愕漫不省叩之乃言曰我游宣撫也今日  
和尚言即令大鍋煮粥啖兵入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  
吾語誦榜文曉諭百姓為使始之尤公探江南北八年至龍虎  
山張天師符錄取驗為世祖云尤公久於南士人品高下皆悉  
之江淮者改江浙省自維揚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  
即今玄妙觀

為別本  
於案為字  
似不誤世  
祖下疑脫  
二字

騎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嘗不知為平章尤公乃自  
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  
宰相何所取而欲見之尤公意亦堅觀主叩房門高士方讀書  
聞扣門聲問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人  
為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啟戶觀主以平章且請見  
高士拒之曰某自来不識時貴人而平章觀已拜於地意欲高  
士延坐其室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且聊敬之謂甚至雲章  
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闡州王高士嘗留某即非其曰人也因  
張揖出尤公觀瞻咨嘆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杭士女出遊  
仍故都遺風前後雜還公必停或駐馬或之汝輩尚備備睡柳

邪今日南朝矣勤儉力作尚且不能供徭役而猶若是隨櫛乎

時

三學諸生困甚見公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

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則貯中統少鈔探囊撮子之幼遂

見建言王以學校養士從公始宋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

畫蒲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鷹甚者枝葉甚真搜草皆書法

也酷嗜酒酒揚總統以名絃酒啗之終不一滯唇見輒憤詈曰拙

積惟解于伯幾父愛之溫時至其家袖取啗其大龜袍軒前支

離與疏或歌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為進深其法中所謂散聖

者其人也

宋巨璫李大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

內指點磨如在牀記其過并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

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

它則童駿不能記憶也

宋京各郡門有激賞庫有慈幼局遇盜發郡開守庫募士故盜

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不育乃許其其抱至局書生

時年月日時局有邪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換局

歲親子女多入慈育局故道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闊也積

兩雪亦有錢雖小惠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汲汲次石塘先生也最知名以崔中

丞薦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除揚州路儒學教授繼除建昌陞台州臨海<sub>海</sub>遷塩場司丞簿死于杭州青蓮寺天台周本清時為浙省掾率奉徒私謚之曰脩道先生

杭人王月溪諱壽行字眉憲<sub>史</sub>少年為道士便際遇晉邸後以私人為輔道粹德道士真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sub>都</sub>相事刘君諱致字時中海内名士既卒貧無以葬王躬至其家吊哭周其遺孤舉其奉葬之德清縣與其壽<sub>歲</sub>光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王者盖可尚矣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sub>省</sub>來宋有國時其上世仕<sub>於</sub>吳宋亡遂客吳不返不與此人交接為朋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為異若先生在周為頑民在殷為義士聚不易窺其涯溪云

謝臯父先生諱翺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sub>鄧</sub>節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亡以義行著鄧牧心葉水<sub>本</sub>心先生皆高節士宋<sub>亡</sub>王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sub>最</sub>激不<sub>尚</sub>敬作承其<sub>李</sub>者杭人李道坦字坦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sub>辟</sub>掾湖廣省士<sub>其</sub>嘗言在八蕃時乘驛出鄉某所三商後至一驛驛吏言語以今夕晚矣且馬<sub>判</sub>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至三十四里忽鳥刺

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窮士故問  
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万里遠客從  
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日微明睹一物小尾大  
竟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鳥曰是之為馬判問

馬

判何物操手不敢對三更至前驛驛吏出錯愕曰是何大膽敢

越判馬驛吏乃言此馬狡精也過之者為其所啗齊諧志怪於

是乎書矣

常熟之支塘里氏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延祐乙卯冬母病  
將殂良吉禱于天以刀剖胸割心一應煮粥以飲母母食粥病

愈而良吉心坎痛卧不起隣人哀其孝且哀其死乃襲財命熙

真觀道士馬碧潭黜諸神明是日邑人愈浩齊聞而過其家見

良吉胸間瘡裂幾伍寸氣騰出痛不能忍愈為納其心以桑白

皮縹線縫之未及月再至家則母子皆無恙矣愈述其事以垂

勸吳人宋翠寒者有詩以紀述之其小序曰夫孝百行之原人

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昊天罔極然而割

心剖股其傷而忽死也父母在而子死故人有禁止之令焉觀

今世降俗薄悖逆其母者視良吉何如再如良吉者自當旌異

為教勸而有司莫省原其一念之誠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

雖不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太上感應天篇



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名為地下主進仙階若良吉者焉故為頭自其至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云耳

中奉大夫內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為中臺監察御史

時常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箭行馮老瘦

馬莫前過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弊用策搯馮三四鞭前去

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為搯憲度墜矣亟捕搯者毋貸馮曾不

卹曰安有是邪語竟馮至同僚迎謂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

史怒曰如此則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疎遠下僚朝

廷不以某無似擢置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

而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僚曰維此有言我輩得預聞也馮笑而

不荅已而成也廟陪京馮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

下大事云

錢唐湖上旧多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迂僧

寺建宮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皆迂此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

太乙成後而去斷橋夾蘇公隄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

憩息若天壽之宮景福之門迎真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功丹

艸之麗真松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之

於高宗廟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為童時常記孤山之陰一山亭

在高阜上曰歲寒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

馮曾謂曰無是無是  
前御史至察院  
語同寮曰馮御  
史道中為人所  
搯我命捕之而

砌物極為宏麗蓋盧董兩璫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  
餘貨建西閣亦可謂能事揚璉真珈既奪為僧窟今皆蕪一存  
荒榛滿目意可嘆哉

錢塘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疊與磚為西番塔舊無有  
也四十五年矣想遠未必能如日也塔南即宋施放生池日碑  
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夏王道傳與遼商王這鳥獸覽元未  
是你西去即保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  
弥陀勸人脩西方淨業及丈餘弥陀遇項行刑日弥陀張大  
像誦佛称陀其用心勤矣至鑿石為大佛頭耳竅可坐七人其  
大可知臨東湖白雲宗寺西則水月園由山而上則相巖寺西

寺石燈龕上則保聖塔也下則多傑寺寺西宋時詩人孫花翁  
墓也墓西嘉澤廟祀西湖龍文蘇文忠公題祀靖庵士像不能  
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涉嶽  
瞿運使解宇在為後捨為善性閣閣有山中四時小憲橫安樂  
窩之類其結構皆明可喜稍西為壽昌寺寺有寒碧軒蘇文忠  
題詠尚在寺稍東陟磴而上為江湖偉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鳴  
夷江海去尚餘君子亦千餘常與張真君欲登偉登則觀道塔  
不淺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南養園、中花草湖石杉檜  
尚存臨江飛樓然雄壯嚴麗買相養其母夫人車船自其第茶  
頃頃至園、有悅生堂前亭、今歸吳中園僉省園此出稍西

真字意增  
碑海不作則  
塔道壞

復登嶽則玉清宮也此戶直上為始陽臺、有亭亭亭而望、  
得西湖之勝復有屋數間祠葛仙翁宮少西為竹閣寺為六一泉  
寺為園明寺、西則棲霞嶺嶺為王墳、南臨湖為褒忠寺、  
為其孫毀今遷寺忠烈廟後岳墳西則冲虛宮宋寧宗老宮人  
為女冠神仙宮火後僅彷彿耳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宛丘趙天錫諱祐官至財賦總管將公委至吳、國公掾處因  
訪隣回其或其僕曰汝主人家須鞠躬屏氣和溫問人有問汝但  
曰前掾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趙總管、視之自眩頭重者有  
間矣此篇失誤甚多且車輪之制不可曉不解訂証三筆解

忘懷錄

宋沈括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撒擱以  
蒲索纏之索如錢大可以居上設四柱蓋簞為也紙糊異漆勿  
如梭、重又蔽眼轆四寸設茵薦也外可以隱肘為法車後為  
門前設扶板加于廂上在平前可平後在可以臨時移使以鉄  
距子箐子兩之上廂板可潤尺餘分寸容書策及肴尊之類下以  
板弥之卧則障風近後為宰戶以備反臨卧觀山也車後施油  
慢、兩頭施軸如面慎軸大如指有兩則展之縛于前柱欲障  
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時以鉄距子箐子車蓋梁及兩下  
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陞金可垂垂而坐晏卧則以  
板梁之令平乘書酒楹扇帽之類柱之類車携蓋間車前後可也遊

山具山客不可多、則應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僕所至人  
為三人足具諸應用物為兩肩二人荷之操之几杖持蓋雜更  
三人足以肩輿者未預客有所携則相照裁損免浪重複為輕  
簡為便器皿皆木漆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  
人腰之操几杖者可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筐一

衣

被

枕

盥漱具

手巾

足布

藥湯

梳

鏡

右櫃一

竹為二隔并底蓋為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碟十矮酒盃一可  
容數升以備沽酒匏一摺三漆一合子箇貯脯脩乾果嘉蔬各  
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sup>食</sup>粹<sup>三</sup>唯食盤相重為一隔其餘  
分任之暑月果脩皆不須携

乙肩

竹隔二下為櫃上為虛隔

左扇上層書箱一

紙

筆

硯

剪刀

韻畧

雜書冊

櫃中食碗碟各六七箸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刀子

右扇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棋局一櫃中<sup>貯</sup>棋子茶三二品膳茶即碾熟者盞托各三千

歌七等

附帶雜物

小斧子斫刀 斷葉 鋏子 賜胸燭 柱杖

差靴 繖笠 虎子 急須子 油筒 歌床

如今之倚林林但兩向施擋齊高令曲尺上平生僧家

亦有編禪倚有似檔然  
高低不齊難為倚

若背倚左檔可右檔可凡臂左右凡互倚人不倦仍可左右踏足或

枕檔角歌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五寸從地至檔共高三尺三寸

木製藤網或竹為之尺寸隨人所便損增醉林為林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

八寸自半以上則為子面歎太林中間子面廣二尺位寸長三

尺皆木製為韋紵之帝絲歎逆歎常下虛二寸林底以板之物令通

風子面歎下與大林平一頭施轉軸當大林子面底設一拐撐分

為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歎危坐即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

背以枕承腦稍歎偃則退一刻即與大林平矣凡飲酒不宜便

卧當倚林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當高下

如意不須移身可以及四体之遠大林兩緣有二尺餘前後鑿

二竅竅孔為直凡二其下為筍歎倚手則歎凡乾竅孔中觀雪竅簾

簾長九尺闊八尺高八尺以輕木為格紙糊之三面如紙屏

風上以一覆格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林四具不妨設

火及飲具隨處移行皆風展之迥地即就雪中車之比之毡帳

觀雪簾另起

僧家二字  
應作小注

醉林另起

輕而門闔石礙瞻眺施之別用皆不可不獨觀雪也

湯鎗 溫酒為缺鎗銅鎗深三寸寸平底可貯二寸梧桃湯中酒

溫即取飲冬時擁炉靜話免使童僕殊異幽致藥井道院中擇

好山地鑿一井須至深而狹小勿令大夫大即費藥江南浙東以

至遠方山澗中多紫白石英洞中多鍾乳孔公藥孽可令人採掇

各二十三石搗如荳粒雜投石井中磁石亦好雲母廬山尤多

飲用之須揀成塊者勿繁碎皆完用之仍須先下雲母皆以衆

石蓋其山深數尺蓋防雲母屑入水中飲之有害故毋也每日

海汲水飲或供湯茶釀酒作美飲皆用之久極益人唐李文勝鏡

家藥酒仍用硃砂硫磺金純玉如此尤好但山家不可致耳其

井須及深深則容葉灵灵則盛力而堪久仍此難俟須要一鑿  
便深乃可久用井上設楹常局鑠之恐虫鼠墜其間為庸人孺  
子所褻

芸草 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諸帙中即去置席下去  
蚤虱裁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其凌藥類豌豆作少小藜生  
秋間葉上微白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炒多  
只此是花過則已縱有香者須採掇嗅香方之此草遠在數十  
里外此間已香自在春至秋不歇絕可翫也

困話錄一篇 宋曾三異字無疑号雲菓  
新蔡人

舞柘枝之出柘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如其字相近其鼓樂也

今不言播鼓而言曰撚稍于世倍之陋也如繫雲趨舞雲繼管之類甚多

散樂出周禮註云野人之能舞者今乃謂其路岐人此皆市井之談入士夫大之口則當文之豈可習為但古蕭都下所謂排

蕭是也今言蕭管而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禁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令索女鼓禁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弦秦

人得古瑟兄弟爭之又破為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弦而古制亦有十二弦者謂秦箏者俗有樂器而小用七弦名軋

箏今乃謂之箏如是則蕭管以二物為一名秦箏以一名為二物矣或恬分瑟則恐無箏之義交椅謂之繩抹乃夷人所製歐

公不御之易玄子曰倚正如當此區古者尚沐浴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

稷而貴面頤櫛用櫛髮櫛用像櫛如此而已然櫛也已有此之義詩云其此如櫛箋謂相近也至漢書所言此疏則視櫛

櫛為加密矣然猶非今此疏也注以為辨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着金翠珍異之梳後世憚數沐而櫛竹以為去垢之具

則與漢所言此疏名雖同而寔又異也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襲器注謂清器

庸子之屬今俗詩廁馬皆取四足若清器為拖盆則庸子廁馬之類也

陶元亮九日把菊王弘送酒本傳無白衣人字白衣出續晉陽

秋云陶潛重陽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捧酒至王弘送酒也  
不在本傳中

權貨非場權之義權独木橋也乃專利而不許他往之義李侍  
即壽翁有劄奏在此說本義出漢書昭宗記注食品饅頭本是  
蜀饅世傳以為諸葛亮征南時其僮以人首祀神孔明欲止其  
殺教以肉麵二物像人頭而為之流傳作饅字不知當時音義  
如何適以欺瞞之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謀征伐有攻心心戰之  
說故聽孟獲熟視營陣七縱而七擒之豈為事物間有欺瞞之  
舉特世俗視之如此耳近歲衣製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  
袖僅掩肘以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有綿者以皂緣之

名曰貉袖聞之起於御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防脫  
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耳古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藁裘長短右  
衽制皆不如此今以所謂貉袖者襲于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  
冠亂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恠

唐子西云左傳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記敢亂道却  
好唐書不敢亂道不好思之其書好與不好姑未論若言其不  
敢亂道則中矣

世言太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  
寺御書樓銘有咨尔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朝以其豈惟融  
化語奇意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人之伍倫言朋友預而不許言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然有日君師有日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也人之常尊曰父曰師二者而已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為臣父之為子力有所不及處賴師之教尔故師得配君父蔣大防母夫人云少日隨親謁泰山東岳天下之精藝畢集人有紙心百番鑿為錢運鑿如金飛既奉之其下一番未未嘗有鑿痕其上九十九番則無錢也又一庖人令一人祖背倭於地其以背為刀凡取肉二斤許運刀細縷之徹肉而拭其背無絲毫之傷列子鴻超怒其妻躬射而布矢法矇子而睚不捷公子牟曰此乃尽世之藝也以前二事較之乃尽刀對

鑿之勢古者馮超之射神妙誠有之非列子寓言也都下賣錫者作一圓盤可三尺許其上匣禽魚器物之体數百枚長過半寸闊如小指甚小者只如兩豆許禽之有弓之有靴之有弦織悉細大畧皆如此類之以針箭而射以五色之羽旋其盤買者投一錢取箭射之中者得錫數箭並下其盤方收而未止賣錫者唱曰白中葉赤中赤餘不中逮旋止盤定視之無差買錫者乃取箭在旋盤射之以酌之者中禽之足者不使中禽之翼中弓弦者不使中弓之稍毫厘皆中者無差為純曰視蠶三年大如車輪能射而中之蓋此類也然懸蠶者乃定而視之此却是旋動亦能見而中之未知定者易而動者難也或一道也

聲者氣之精也華一紙之隔而氣不能達墻垣之間聖可得聞  
聲之感通者甚神故詩能動天地感鬼神樂能洽神人和上下  
皆主其有聲也

予家揚妃馬圖乃皇幸驪山時故事待御之無它仗但有兩瑞  
各扶彈前導意甚燕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乘輿奕遊前以  
擊彈代鳴鞘大抵古有拘而不苟用器制固有不能言傳因乃  
見者

前輩者云有三人論史法偶有馬走過道殺一狗云當作如何  
書云馬逸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於奔馬之下丙云有奔馬  
踐斃一犬文省而意尽丙為得法昌黎廣州詩衙時龍戶集上

日馬人來馬人乃馬授所留人種也若龍戶往往於齋戶而無  
明文近廣人云有一種蘆葦人在海岸石窟中昼止初亦無定  
處三四口共一小舟能投入水數聞過半日乃浮出形骸飲食  
衣著非人也能食生魚燕取蛻蛤海物從舶人易少米及旧衣  
以藏体風浪作即推挽船推挽般岷置上而身居水中無風浪則居舡中  
有三姓曰杜曰陳相為婿意此乃龍戶之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翫群鶴問此北鶴客從旁曰獸為北牡  
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貉縷縷非獸乎北鷄之晨鷄非禽乎  
客不能對雖然北牡字从牛鳴雌雄字从佳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  
北鷄之外經史亦不多見也

地螺或子午正針或用子正丙壬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泰之古者測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也然又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小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僧家所謂或蠟者謂削髮之後即受酒色等戒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夏之後以人為驗輕重無差為念定而無妄想者其有妄想氣血耗散必散為人笑易朝美作燃僧塔寫作伏之臘蓋未詳此義也

舜姓姚二妃姓媯夏姓姁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隆二女子為汭涸地得姓為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媯媳媯詩有太姁

有必宗之子王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以後婦人如吕后名雉秦邕之女名瑛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徵左傳以名言昏礼有所問名公羊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之以姬姜為婦人通稱則失之美惟娣姁之類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誦耶乃其名邪

節史書先立定意欲何為乃可去取如若欲知治亂則取諸君臣賢否刑政之間升如欲知制度則取諸典章文物因革損益之事如欲知文法則取言辭摹寫融液刪爛之處大抵一史須三教

節次也陸務觀為言如此欵

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古水言永希迪賞與存日  
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家富官富家字本甚重而又以為

上下通稱今世達官祿宅下焉則稱家書所謂五流有宅則宅

不若家字矣歐陽文忠公奉母卷過州郡守屬一同官作祭

文再三戒之番意其人唯、文忠來已逼其期郡守索文規不一

再三索之對以且後候其至郡守甚比不出文令書寫去孟軻之

賢也夫人之有母之賢如孟軻之不夫復何憾文忠公大喜也文

雲水人以小竹搽之下為方盃上為方盃蓋盃中之中翼衣衾之屬

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此月以行名以避秦此二字班馬皆

在載於四皓事處器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者謂之馬門必先闢首而後能入其字義

拆而稱之也鄭山父云嘗見人舉似在載何小說中若無他義此

說難遷就似亦得之矣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摠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

齋中索紙筆發書有兩吏人來聲啾拱立總得問為誰對書表

司邊聞運使發書來祇應總得遣而去之却呼安國來曰撫州

書表司是伏事汝我如何使他汝當伏事我發書安國侍立候摠

得脩書封題移發乃退

思筆不知何人所改甚今从刻本正

余子清之祖任時因作三角停詩知名召為御史不人問其故  
曰壞心術子在朝曾見朝列云言官退無所為不相識者又多  
不知事其但把相識人逐个思過所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  
角亭詩云夜缺一簷雨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四三無四  
則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以  
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當以一句言二數則形容親切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為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  
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蹬磨擦有凹處紫紫然成  
文遂以髹器做為之  
千里萼羹未下鹽鼓世多以淡羹萼羹未用鹽與鼓相調和非

也蓋未字誤書為未字未下乃地名千里亦地名此二處產此二物  
耳其地今屬平江

岳武穆獄案今在莆陽陳魯公家始者無獄辭但大書天日昭  
昭八字最罪案後乃是細書與前筆跡不同不知後如何粘成卷  
也鄭棐之姪親見之

邵康節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  
運先生喜曰他人問皆為己事子獨能上念國家再三稱嘆謂  
之曰予某日歸子可於某處相候至期斯人往候先生與叙別  
就肩輿取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毋即觀候至家發之視畢焚  
之其人奉教歸而發視五代史晉出帝紀也

九歌<sup>國</sup>回腸非關雲長葦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陂大王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靈嚮俗呼馬殤神必是小人死聞忿怒之氣不泯而為厲者也老母言年七十六七時避盜山間一民家與其婦女處于屋後小室間坐忽覺篇簷間有聲如蝙蝠者老母先問之而其家婦人未聞也有頃聲稍疾大其婦倉皇出門仰視之叩齒而言曰待去呼丈夫漢歸老母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女何以如此應曰視道心亦不知為非<sup>異</sup>數後盜息婦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始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聲作非<sup>於</sup>前吉而勝後為凶而負楚俗有此蒞官者當知之

璽寶印三者名殊而同意許氏說文曰璽者印也周禮掌節對曰門閔用璽節鄭氏云今之印章也職金云揭而璽之鄭氏璽者即印也故儀部漢官儀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云固封璽左傳曰襄公在楚武子使季治問璽書而與之是也然卻乃不理周以礼為證豈遺忘<sup>邪</sup>秦始皇得玉於藍田丞相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祖入關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用璽乃此也故漢書云高祖入關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用服御前其璽世<sup>傳授</sup>移魏傳國璽及王莽篡位求璽於元后后<sup>授</sup>之於地<sup>故</sup>璽上螭一角缺焚洛陽徙長<sup>董卓</sup>安掌玉<sup>兩</sup>者以投於井孫堅軍城

南見井中有日光堅因取得之表紹後逼堅妻取之璽紹歎  
歸漢又傳魏至晉元南帝無玉璽此人皆曰白版天子後石勒  
為丹闕所滅閱得其璽閱穆皇帝永和八年鎮西將軍謝督護  
何融購得之相傳至於五代契丹滅晉出帝玉璽金印以降契  
丹謂璽非與前史所傳璽異命求璽出帝曰從猶自焚玉璽不  
知所在隆焚之也本朝紹興三年長安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獻  
之蹇序辰安博等皆言此秦王也漢以傳國寶自五代忘失爾  
制定驗蔡京等以為者也其璽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售命  
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者允昌者晉璽也出帝  
猷丹者今至璽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此傳國璽之本

末也然秦漢以來天子始名璽故許氏真以為王者印漢儀曰  
秦以前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璽  
稱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豈非以高祖入闕得為傳國寶璽之  
名遂增重也儀又曰皇帝玉璽皆白玉璠虎紐文曰皇帝行璽  
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凡六皇帝  
行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檄大臣天子行璽外國事天子之  
璽事天地鬼神漢書所謂璽者此也王莽遣將易單丹于白將  
曰漢賜單于璽言璽不言章是則漢賜單于璽匈奴印亦通名  
璽矣唐武后改璽為宝特此六璽之屬耳然章衡通載又謂開  
元六年改傳國璽又何也若曰傳國璽則秦見之矣苟以為唐

至則前有總昌德者是傳至五代其名不異初何所改如曰即前六  
璽則武后改固改之矣豈後來又易為至元宗渡改邪然後唐  
應順元年内批有御前新鑄之印又當時初從可自焚國至散失  
倉卒刻鑄耳本朝雍熙三年改書天下合同三印皆為至元是  
又嘗改嘗為印矣豈非承襲五代卷亡之後至是於釐正乎慶元  
六年重陽後五日在塗於與兄弟論既及歸因考訂始末寄始正  
姓姓十二辰屬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皆皆有虧鼠無膽兔  
無腎馬無肺獨兔無腎者水死甚明餘三物頗配附不合耳  
昔人論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前輩有言唯家畜不知有有父子  
嘗侍聞即齊先生舉此二說先生曰家畜者人亂之也南方畜牧

人若不經意北方以畜產牝牲流傳有度洪忠宣公松漢記聞  
云饋人以牛則以一牝九牝唐藍牧之官稱職者見於史南渡  
無豎牧之地只買西南之馬聞相隔二三千裡經過數負不知  
其牧養之法如何然必用較馬今世所謂起雲卧雲人方州為  
寄大抵不知較馬也蓋子友母而產者物理以識之也世傳水  
草大王為金碑未必然自古服牛乘馬以致其用設為官職唐  
漢之事甚著豈可如虎貌犀象驅而任之也紙錢起自唐時紙  
書代人未知起為何時今世禱祀禳禱者用之刻板印梁肖男  
女之形而無口北方知俗歲暮則人畫一牧於臘月二十四日  
夜佩之於身除夕焚之有謹詞云有你有平生行不公正欺物瞞



心交年夜將燒毀由自昧神若還替得你可知好裏爭奈無憑  
雖然無口肚裏清醒除非閻家大伯一時間批判昏沉休痴呼  
呵臨時恐怕各自要安身

周美成詞金陵懷古用莫愁字金陵石頭城非其愁所在前輩  
正其誤予嘗守郢郡治西偏臨漢江上石岸可長數十丈兩頭  
以續之流傳此為石頭城莫愁名見往古未視也莫愁像有石

本衣官甚者又不知何時流傳郢中娼女常擇一人名以莫愁

之也示存古意借世人續矣

崔大雅在翰苑玉常忽有內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床染

子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抵可據甚以為重窘忽思周丞為

翰長來早有朝見使人要過院中請問人亦有故事但知常式

皇帝遣某人致祭于床染子神汝典司床簣云云然則床染子

名字與世俗同而不可改也偶子舍學子見辱子煜奉此因記

靈隱寺前石岸有建隆二年己未歲云鑿石上予嘗墨即染

與倪正父言之正父云村人胡鑿蓋亦無處辨正也藝祖以庚

申正月初四日禪文是年改元建隆錢塘之地尚屬吳越自有年

親今乃有建隆己未殊不可曉韓侂胄封平原郡王而官至

太師一時猷佞過稱師王晚年伏誅錢伯通在府奉御筆施行

扣下撰為文聞言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

聞象祖打殺師王象祖乃伯通名也繆妄乎至是遂甘澤謹

并誤不可通  
刻本所改不可  
信今姑仍之

陶峴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而不  
 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死然江湖通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  
 見其子孫成人初不具名字也峴之文季可以經濟自謂疎脫  
 不謀宦遊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魔潛記歲時敲取其  
 殼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  
 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彥雲卿布衣焦遂各置  
 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輿則窮景物興  
 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  
 拒之曰某麋鹿閑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嚴方繫伯之

為人江山之可註註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

訪詔石遂往省焉郡守嘉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二尺許

玉環徑四寸海船崑崙奴摩訶善遊水而勇健遂悉以所得婦

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遣

環劍而摩訶跳波而出焉為毒蛇所噬遽升去一乃得免焦遂

曰摩訶所傷得非耿耿為怒乎犀烛下不照泉為所讐蓋水府不

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樂康之為人云終當落死山

水但苟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

素之賤擅貴遊之推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作玉環

見天字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吉祥佛舍見

白道要引別業陽安復老業也行次西塞山泊

下有訣

江水黑而不流此不必懼西塞山伯曰須要一剗襄陽山復老  
吳郡也行次有怪物乃投劍命摩訶泪波波際久而不出氣力  
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其  
引手龍將取輒怒覘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者既失環劍汝  
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寤  
命一入不復出笑久之見摩訶支体磔裂浮於水上有視於覘  
也覘流涕水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是不復詣江湖矣詩曰匡庐  
旧業是離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  
成鷓鴣翻楓葉夕陽動立驚芦根秋水鳴從此捨舟何所詣酒船  
歌扇正相應孟彦復深游青項青項出武曲令孟雲卿當時文

李竹南朝上品焦遂天室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

仙歌曰云

云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紅線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文通經嵩遣掌牋表驕

曰內記室時軍戶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調頗悲其擊者必

有事也嵩亦名曉音律曰知汝所言召而問之云其妻昨夜亡

不敢乞假嵩遽遣放歸時至德之後兩未寧初置昭義軍以金

陽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州創朝廷復遣嵩女

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娶滑州節度使令狐章女三為婚

姻人日決注來而田承嗣常患熱毒風遇夏增劇每日我若

據鎮山東納涼冷可緩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

号外宅男而卸養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上選良日將迁浴

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

閉故榮夜除唯紅線從行紅線曰主有何危不違飲食者所屬其非隣境事高曰非尔能料紅線

曰其雖鄙賤不違寢食意有乎嵩曰事繫安危况亦有解主憂

嵩乃其狀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尽矣紅線曰易尔不足勞主

憂乞做某一到魏郡看某形視其有無今一更着塗三更可以

復命請先定一馬走燕具寒暄書其它即俟某却迴也嵩大驚

曰不知尔是異人我之暗也然若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線曰

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具行具梳烏鬘髻鎖金鳳釵衣紫

繡短袍繫青絲輕屐胸前珮龍文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君再拜

別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明烛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奉

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吹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即紅線迴矣

嵩喜而慰問曰事諧否曰不敢辱命又曰無傷殺否曰不致是

合取金合為信耳紅線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凡至數門寢所

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率步於庭既傳呼風生

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正於帳內鼓跌酣眠枕又犀髻包

黃敕枕前露素一七星劔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

北斗神名復有名香美珎散覆其上揚撼玉帳但見心豁於生

前同夢蘭堂不覓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綫祇益傷嗟時則蠟炬

光殘香炷委侍人四布兵器森籬或頭傷屏風輒而睡或手持

巾拂寢而伸者某按其簪耳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盒既出魏西城門將二百里見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曉動靜斜月在林憂<sup>喜</sup>往往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sup>喜</sup>返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莫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魏使遺承嗣書云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金盒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致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者遺使者以馬搥扣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盒授之捧承之時驚惶絕倒遂<sup>恒</sup>使賚繒帛三萬疋名馬二百疋它物稱是以<sup>高</sup>歛於萬日某之首擊在息<sup>思</sup>私便耳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

膺指使敢誑婚親役當奉<sup>完</sup>後車榮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sup>完</sup>号為外<sup>完</sup>男本防賊盜亦非異<sup>完</sup>面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曲一兩月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至紅線<sup>完</sup>辭去嵩曰女我<sup>完</sup>兩兩生家而今款安往又方賴尔豈可誑行紅線曰某前世本男子李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sup>完</sup>患時里有孕婦或患<sup>完</sup>瘰癧某以荒花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sup>完</sup>某一奉教三人<sup>完</sup>力見<sup>完</sup>誅<sup>完</sup>隔為女子使身處賤隸而氣稟賊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穿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慶<sup>完</sup>具無<sup>完</sup>疆此輩皆為<sup>完</sup>天理當<sup>完</sup>及<sup>完</sup>祚<sup>完</sup>患作昨往魏郡以示報<sup>完</sup>恩<sup>完</sup>思<sup>完</sup>兩地保其城池万人余其性命<sup>完</sup>獲<sup>完</sup>犯<sup>完</sup>臣知<sup>完</sup>俱<sup>完</sup>烈士安謀<sup>完</sup>某<sup>完</sup>一<sup>完</sup>婦人功亦

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遁迹塵中棲心物外澄清  
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遺尔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線曰事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駐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客晏于堂  
嵩以歌送紅線請坐客中令朝陽為調曰採菱歌瑟未蘭送別  
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成霧去碧天無際水長流歌畢嵩勝悲  
紅線相與泣因為醉離席遂忘其所在

鐵圖山聚談

宋蔡條脩

太祖應天順人肇有四海禪行八<sup>年</sup>矣當乾德之五祀五星聚于  
奎明大異常奎下曲阜之墟也當時太宗適為兗海節度使則  
是太宗命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是太宗自晚未得嗣天意頗

應符既同乎漢祖而十一年宜通於日歷矣仁宗

無聊稍事煖游一日於後苑龍翔池南新作兩小亭東一曰迎  
曙未幾立皇子而賜名桓適與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為英宗  
神宗之未當守已負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臨  
水殿睥睨而不樂有 延安郡王從傍過者池沸輒遽止英宗  
駭異未幾徙居郡王即位是為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於  
太州徐先生守真是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  
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即大書古人二字上書之一時莫曉後  
端王繼立始悟古人者為大上皇御名也  
慈聖光獻皇后以盛德著而宣仁至烈高以嚴肅祗在治中特  
英廟絕暨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使親密以情鑄諭之曰官

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無侍御者耶宣仁不樂  
曰秦知娘娘新婦始時嫁十三時練尔耶不曾嫁他官家時多  
傳于外朝掖廷宮牆歲給帛多色絲爾遇支賜俸絹稍應生白  
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一端為紅生絹蓋忌其絕白故也此  
亦國家太平之朝一故事也

除陽 戚氏家流窮五行術數至不得為始一切聽之及乘夫人事斯跌

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鏡中以為信也先魯公生

慶厯之丁亥其月當壬辰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

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

後操術者人人爭談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也發賢者之一晒

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觀東順天門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

贍給裕號鄭粉家偶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子焉歲日日時適

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其必貴時人亦為之傾

聳長則恣聽其所欲為閉鷄走狗一不禁也始有十八有當春

末携妓多從浮浪人躍犬馬遊金門池晚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

也馬忽躍入波中浸而配

昔昭陵在位三十餘載時未有繼嗣而司馬溫公為梓州通判

乃尚書力言之朝廷不也又溫張后當盛寵其父克佐一日除

節度宣徽景宣靈三使而包孝肅公為中擊馬白簡若刻

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廟寶史臣獨載溫公書暨孝

肅三章甚備故都人邑諺謂人之不正者曰曾汝馬家日人之有玷缺者必曰包彈矣包彈之語遂播天下

歎者袁綯通唐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賞為語言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遠中秋夕天子字四垂一碧無際豳江流洶湧俄月色如畫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歎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者歎罷坡為起舞而顧客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與天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所待乎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權措不歎付諸臣下因鍾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仗直於馬前大內中諸司局大駭俱化數日而止因是兩奉宸俱入內

庫焉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璃金玻璃母二大篚玻璃者若今之鉄澤然塊大小猶見猶奉宸莫知其方又歲久無籍且不知所送來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為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柯子狀青紅皆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古者香則多分錫大臣近侍模製甚大而質古外不大佳每以大豆藜之輒作異花花氣芬郁滿堂終日畧不歇於是太正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當是時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龍涎為貴也諸大璫又爭取餅完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為可佩香焉今佩香因古龍涎始舊說薔薇水



乃外國人采薔薇花蒸露始不然寔用白銀或銀為花蒸氣或  
水則屢採屢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敢改但異域薔薇花氣香烈非  
常故食國薔薇水雖貯璫璃大缶中用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  
聞數十步洒著人衣袂經數十月年不歇也至五年羊效外國造香  
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是大  
食國真薔薇水猶取此耳

香水木初一種也膏脉貫溢則其結沉寔此沉水香也然沉水香  
其類有四謂之熟結自然其間凝寔也謂之脫落因水朽而蓋  
身者也謂之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脉亦聚焉故言蠱漏  
也自然脫為上而其氣和生結蠱蠱漏則氣烈斯為下矣沉水香

因蠱傷而後膏脉聚亦焉故言虫漏也自然脫為過四者外有  
則半結半不結為弄水香弄水香者番語名名婆萊者是也因其  
半結則寔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寔也而色湯福好事者故為之  
鷓鴣班是也婆萊中則復有名水盤名水盤結寔厚者近水沉  
水但香本被伐其根盤必高膏脉湧溢故亦結但數為兩雨淫其  
氣頗醒烈故婆萊中水盤頭為下矣餘雖香氣既不大凝寔若  
是一品號為箋香大凡沉水婆萊箋香此三名嘗出一種而每  
自有高下其品類名號為多尔不謂沉水婆萊箋各香外有種也  
三者其澁占城國則不若負真不若海南諸離峒海南諸黎峒又  
皆不若万安告陽兩軍之間黎毋山至是為冠絕天下之香無

能及之矣又北海則高化二郡亦出者然無出三者之別地為右第  
一種類箋之上者吾久處夷中厭聞沅水香沉沉還者之貴時取  
之多漢滴南真沅水一星直一萬賡貧賤安得之日及善海北香  
若凌水地号瓦皂者為上高原地若浪難者為中時中時擇其高勝  
試蕪一炷其味香 雖賤短乃更作花氣百和倚旒古人說  
香暨續草本西陽姐雜諸家流語殆匪其要

○中吳紀聞六局

宋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

松江之側有小聚格若曰三江鄆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遙七十  
里至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吳曰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  
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謂焉此也即禹貢所謂三段入者

漢幕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廐下為  
人舂役伯通察而異之舍格余家皮日休詩幕橋依旧綠楊中間  
里猶存隱士風唯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遙無為晚風吹白菊近炊早稻  
試紅蓮

陸魯望有聞鴨一闌頗馴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死者陸曰  
此鴨能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思以囊中  
金遺之徐問其人語魯望曰能呼其名耳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  
後請于朝始復旧改姓中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遂於張祿

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  
當今集中不載

虎丘舊名海湧山闔閭正即莖之後金精之氣化為虎踞其墳

故山兔丘椒有伽藍列於東西架天有東武丘西武丘詩虎字

在唐避諱故曰武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

龜蒙各畫其像于吳江鱸鄉亭之旁東坡嘗有詩後易其名曰

三高更塑其像睢養王文孺以地其廣雪灘迂之于長橋之北

與垂虹亭相望石湖范公為之記文氣與離騷相類後又竄易

十數語重刻之愈極精麗前輩為文多不厭改可為後李法程

也常熟海虞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

常熟去東海止六十七里故謂之海濱楊脩即中作詩記其事

夜航唯浙西有之然其名矣樂府有夜航船皮日休答陸天隨

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瓶寄夜船是吳人呼為來始於陸

德明貽我來年甲<sub>甲</sub>奔復來年皆音厘蓋<sub>明</sub>吳人也言罷則以休

繼始於吳王王一日語時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sub>吳</sub>記語也

張敏叔常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為佳客丁香

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餘蘼為雅客桂為仙客薔薇為野

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

吳之出鱉也曰矣吳越春秋云鱉稻无遺種陸魯望集有蟹志

云漁者縞蕭承其流而障之曰鱉<sub>音</sub>斷<sub>殿</sub>又曰之登也率<sub>托</sub>一穗

以朝其剋然後繼其所之吳人謂之輸芒 西山縣西數里有

材曰緙堆石老相傳云是黃番緙墓未知是否

大湖中有東嶽二山吳王於此常置男女二獄揚備即中詩云

雷寔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鎮翠微髣髴鄴都叢棘地岩扉應

是古園扉

承天寺普縣賢院有盤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祈禱置之掌則

凶則不拜吉則拜惟有從來蓋盤溝村中有漁者嘗遇一僧云

更業漁者它莫能之僧曰吾教汝望泗州像可以致漁者曰人

不歎之奈何僧曰吾授尔一法遂與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

錢所傳之直亦以千錢漁者好如所教人競求買獲千緡今寺

中所乃其一也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委門之東古先老相傳云范蠡

破吳薛越乘扁舟游五湖潛迹於此遣人持書招文種大夫因

此名之

干將墓今門城東數里頃有人耕其傍忽青蛇上其足其人

遽以刀誅之上之半入炒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也至暮欲持

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陽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煉丹

井存号令威泉井水甘美雖旱不竭

交讓巷謂之耳漿巷織里橋謂古里橋葑門謂之府門帶城橋

謂戴城橋字音之訛罕有知者宣和初余在上庠時有旨令士

人繫結帶中否則違制論當時有諺詞之類中帶難理會三千  
貫嘗錢雜竹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胡眼相類法甚嚴人甚畏使  
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大季先輩被人呼保義

昆山一娼周其姓係郡中籍張子詔為守時倡忽暴亡適前川

張守因命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香且家道且可惜許可

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

新點縫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險

子便顛抖撒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眾

還知某人向甚一麼處去這裡分明會得驀山溪畔頭是喜相

逢芳州渡頭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听下句曉與君一把

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Table with 12 columns and 1 row, locat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 content is mostly blank or very faint.

--	--	--	--	--	--	--	--	--	--	--	--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logo, possibly reading 'E3' or similar, centered horizontally and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table.

